

北京话旧

翁 偶 虹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北京话旧

翁 偶 虹



国花文艺出版社

1037238

北京话旧

翁偶虹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 1/2 插页 2 字数123,000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800

书号：10151·835

定价：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翁偶虹是我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家，同时也是一位自幼生长于故都的老耋老翁。收入本书的十二篇文章，以回忆往事的形式，将老北京的风土民情、市井文化、乡土艺术……如数家珍般地奉于读者，读来如睹其物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文字古朴，语言形象，颇具功力。

目 录

DB379 / 11

烟 画	1
烟 壶	10
烧砖艺术	22
影 戏	28
评书与戏曲	35
合 作 戏	46
逛 庙 会	64
消 夏 四 胜	87
春 节 杂 戏	99
春 节 话 旧	106
漫 话 中 秋 节	123
货 声	129

烟　　画

老年人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往事，常常从一件小东西引起。我就是从无足轻重的“洋画儿”，时时想起使我终生难忘的三件事：一件是在亲属中和我感情最深而夭折的韵依表姊，一件是我在童年时期怎样懂得了小说和戏曲，一件是我在童年时期怎样能认识了鸟的种类和市井生活。这三件事，都与“洋画儿”有关。

“洋画儿”是“洋烟画”的简称。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时代，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创办烟草公司，垄断中国生产的烟草，制成卷烟，转售国人，大量的利润，流入他们的私囊。卷烟捷便，国人趋之若鹜，弃旱烟、鼻烟而转吸卷烟者，风靡一时。当时输入中国的舶来品，都习惯地冠以“洋”字，如“洋布”、“洋蜡”、“洋铁壶”、“洋袜子”。约定俗成，也把卷烟叫做“洋烟卷儿”，或简称“烟卷儿”。“洋烟卷儿”每盒十支，各有商标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。上等的是“老刀牌”、“三炮台”、“丁字牌”、“顶球牌”、“黄金龙”、“白金龙”，中

等的是“大前门”、“大联珠”、“红锡包”、“哈德门”、“翠鸟”、“大美丽”、“金鼠”、“菊牌”；下等的是“大婴孩”、“小鸡牌”。西商为了营业竞争，吸引顾客，在上、中等的烟盒里，各附画片，随烟奉送。画的内容，都是生活中习见习闻的历史人物、小说人物、戏曲人物、风土世态、花卉翎毛、文物名胜、成语谚语。或用工笔重彩，或用水粉油画，或用像真摄影。分门别类，彩色、单色，印制极精，颇有艺术风味。因附庸于“洋烟卷儿”内，所以称之为“洋烟画”，简称为“洋画儿”。

吸烟的人，欣赏洋画者极少，一般都把它丢与自己的儿女或亲友的儿童。当时，儿童的文化艺术生活，贫乏得可怜。初得洋画，视为玩物，积存既多，渐感兴趣。加以同学邻友，各出所有，互相炫耀，评朱论紫，以有易无，由一张而思集全套，以一种而广搜他种，渐渐地养成一种“集洋画”的艺术活动。在这种活动中，儿童们从洋画的内容上，博得了许多历史人物、小说人物、成语谚语、风俗习惯、文物古迹、以及动植物等一般常识。

我最初接触洋画，是在一九一四年，时年四岁。春秋佳日，常到外祖母家中去住。表姊韵依，长我八龄，她虽然只有十二岁，因为发育健全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她已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当时我的表兄少亭、少森，都已学戏，少亭习老生，少森习武生，髯口、马鞭、刀枪把子，应有尽有。我童年好奇，总想摸弄着玩耍。表姊怕我失手损坏，便拿出她储藏的洋画，哄着我玩。第一张映入眼帘

的是“大前门”烟中的“中国成语类”。画面上画着一棵大树，一股泉水，两个儿童，一个指着白如匹练的清泉，一个指着盘曲纠结的树根。我不懂画面的内容，表姊便指着洋画，教我认识了“水有源头木有根”七个字，并解释说：“这是一句成语，意思是不论什么事物，都有它的根源，就象大树必有根蒂，大水必有源头一样。”可以说，从这张洋画，我开始认识了字，也开始懂得了什么叫成语，以及成语的意义。她收集的这种洋画很多，陆续地送给了我，什么“雁来秋色新”、“小姑做鞋嫂有样”、“昔孟母，择邻处”、“六月卖毡帽”、“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”。另外还有“丁字牌”的“水浒人物”，什么“大刀关胜”、“黑旋风李逵”、“智多星吴用”、“豹子头林冲”、“行者武松”、“鼓上蚤时迁”、“霹雳火秦明”。“老刀牌”的“古人”，什么周武王、姜子牙、介之推、楚霸王、赵云、张飞、黄盖、孔明、姚期、马武、秦琼、尉迟恭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。当我从表姊口中知道了这些洋画中的人物，爱不释手地玩弄的时候，韵依表姊时常问我：“你将来长大了，想当那一种人物”？我未即回答，反问表姊喜欢哪个人物，表姊说她最喜欢赵云，我就迎合她的心理，冲口说出：我将来要当赵云。表姊笑了，把我揽在怀里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真聪明！”

也许自尊心是人的天性。在刚刚解事的童年，就爱听旁人夸赞自己聪明，何况夸赞我的，又是我心目中最爱慕的表姊。从此，表姊的声容，深深地印在我心里。爱屋及

鸟，睹物思人，她送给我的那些洋画，珍惜而藏者数十年，直到“史无前例”的时候，才在“抄家”中全部失去。

我以特殊的感情，时常展玩表姊最喜欢的那张赵云的洋画。五岁在家读书，曾向塾师请问：“洋画上的赵云为什么抱着一个婴儿，站在船头？”塾师板着面孔教训我：“老实地念五经四书，正经地作诗词歌赋，不要问这些小说、戏文！”由赵云而引到小说、戏文，更使我懵懂不解。倒是父亲性格开朗，在一个纳凉的夏夜里，我拿着这张洋画，请教父亲。父亲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“赵云拦江夺阿斗”的故事，又告诉我赵云是《三国演义》小说中的人物。过了几天，我又把大批的“古人”洋画、“水浒”洋画拿出来请教，父亲又告诉我，这些人物都见于小说。中国有四部著名的小说——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。从此，我就常常追问每部小说的内容。有一天，正遇到梁惠亭姨父在座，他是位花脸演员。他又告诉我：“你现在认字不多，小说看不下来。这些小说里的故事，有些情节好的都编了戏，演在台上，叫你爸爸多带你看看戏就明白了。”童年好奇，不知则问，以后见着姨父，我就向他请教什么是“戏”、如何演“戏”。姨父喜欢我是个演花脸的材料，不以饶舌为嫌，详加讲解。从此，我不但懂得了什么是小说，也懂得了什么是“戏”。对于洋画，爱好更深，搜求更勤，撒下了数十年来“集洋画”艺术活动的种子。

幼年时还不懂得“集邮”，后来才知道我的“集洋画”活动，就如同“集邮”。“集邮”要套套集全，张张完整。我的集洋画，也要配全成套，力求整洁。到了上高小的时候，我已集全了几套，除“老刀牌”的“古人”，“丁字牌”的“水浒人”，“大前门牌”的“中国成语类”是在表姊送给我的基础上逐渐配全的以外，还收集了“红锡包”的“各种禽鸟”，“翠鸟牌”的“上下对鸟”，“菊牌”的“各色菊花”，“顶球牌”的“三百六十行”，“哈德门牌”的“江南风物”。从这些洋画儿里，我认识和辨别了各色禽鸟，诸品名菊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工作形态，苏州、无锡、杭州一带的风景、世面。尤其是“翠鸟牌”的“上下对鸟”，别致有趣。画面是上下左右的两个对角各画一只美丽的鸟，正看，反看，横看，侧看，形象如一。水彩画法，栩栩如生。与“红锡包牌”用国画工笔画成的“各色禽鸟”，风格虽殊，同样可爱。有一次，在学校上博物课，博物教员把许多禽鸟标本摆在讲台上，准备讲解。他还没有开口，我就站起来，指着标本说出哪一个是鹦鹉，哪一个是黄鹂，哪一个是伯劳，哪一个是戴胜，哪一个是沼雀，哪一个是斑鸠。教员初欲阻止以防扰课，可是听我说得头头是道，反而缄默不语，任我信口开河。最后他带着诧异的神气，问我的家里是不是卖鸟的，我摇首示否。他又问我为什么这样清楚地认识许多，我答以从“洋画儿”上看到的。他似乎很惘然地说：“我有时看到胡同里的儿童，用石片敲洋画儿以赌胜负，认为洋画

儿是不文明的玩艺儿，哪知它会丰富知识，对于儿童是有益的。”我似乎也慨然地说：“洋画儿是好玩艺儿，谁肯用石片敲它？”他问我如何搜集，如何保存，并叫我把那套禽鸟洋画带给他看。再一次上博物课时，我兴致勃勃地把那套洋画儿献给了他，结果是石沉大海。

还有一次，国文教员出了个作文题目：“市井”。那时用文言作文，题目自然是古典化了。市井，就是描写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情况。十一、二岁的孩子，哪里懂得社会。文思枯竭的我，忽然想到洋画儿上的“三百六十行”，于是振笔疾书，把洋画上那些行业的工作形态，照图描写一番。浮想联翩，不能自己，又把“哈德门牌”洋画上的“江南风物”也附带着写上几笔。发卷时，竟获得全班冠军。老师的朱笔批语是“知识丰富，眼界开阔，未易之才，前途无限。”我如中头彩似的把作文呈阅于父，父亲问我：“各行各业，你哪里会知道许多？”我答以：“从洋画上得来，按洋画上写去。”父亲哑然失笑。此后，他不时地把些新鲜别致的洋画，带给了我。

可能我在洋画上尝到了甜头，从初小到高小，从初中到高中，搜集洋画的活动，从未间断，种类也与日俱增。到了一九二七年，我十七岁的时候，又集存了“金鼠牌”的“西游记人物”、“大美丽牌”的“红楼梦人物”、“大联珠牌”的“封神榜人物”、“美丽牌”的“电影明星”、还有“百丑图”、“戏曲脸谱”、“江南谚语”、“文物”、“戏出”等等，虽然不能每套俱全，却也有类

必备。其中以“封神榜人物”哄动一时，形成了一个“集洋画”的高潮。原因是这家烟草公司经营“大联珠”、“黄金龙”、“白金龙”三种香烟，都附带“封神榜人物”画片。“黄金龙”每包售价六角，“白金龙”四角，“大联珠”只售铜板十六枚。烟价高低悬殊，画片也配置各异。“封神榜人物”全套共一百多张，以姜子牙、邓九公、龙吉公主三者为最“珍贵”；准提道人、燃灯道人、魔家四将、韦护、赵公明等次之；三大士、梅山七怪、金咤、木咤等就是一般常见的了。所谓“珍贵”，并不是画法出奇，而是商人故弄狡诈，把这一部分画片缩小印量，以示“稀罕”。又把这一部分所谓的“稀罕”，配置在高价的“黄金龙”、“白金龙”烟盒内；十六枚一包的“大联珠”里是轻易见不到的。但是这一套画片，毕竟画得精彩，印得精致，“集洋画”者都想集为全套。为了互通有无，同好者自发地产生了一个洋画集市，地点就是在西单东拐角的清泉池浴室前面。每天下午三时以后，集画者就象集邮者一样，各携夹嵌洋画的册子，麇集盘旋，熙攘路侧。互换的标准，是经过公议而取得一致的。例如：一张姜子牙，须用魔家四将，准提、燃灯道人等七八张才能换到；而一张准提道人，又须用魔家四将四张才能换到；魔家一将，则以一般的画片五六十张才能换到。有些集画者急于求全，只得央求亲友，高价购买“黄金龙”、“白金龙”，以期得到所谓“稀罕”之品。当时我正在京兆高中读书，时常由地安门兵将局步行到洋画集

市，进行交换。我这样的以苦为乐，并不是单纯地为了集全这套洋画，而是这套洋画的人物构图，取材于“广百宋本”的“封神绣像”，形象丰富，神态生动，服装色彩鲜明，姿势接近戏曲。我已从惠亭姨父学会了京剧花脸，时常在学校的游艺会上演出。从这套洋画上，仿佛得到了启发，对于花脸的造型、亮相、姿式、神气，更能进一步地深入了解，对于我以后的演出，不知不觉地增加了营养。

从洋画儿上得到某些启发者，戏剧界颇不乏人。马连良创制的纱质员外巾，外形古朴，内现发缎，就是偶然看到了“老刀牌”洋画的谢安而触动灵机的。李桂春（李少春之父）在上海演出连台本戏《水泊梁山》，创造九纹龙史进、豹子头林冲的扮相，也是参考了“丁字牌”洋画的“水浒人物”。上海绘制连台本戏布景的专家俞独手，曾以洋画儿为资料，在大的构图和小的装饰中，多所撷采。余派老生王少楼，生前收集洋画最多，各门各类，应有尽有。

集洋画的高潮，一直延伸到一九三七年，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。那时我已在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工作，无暇搜集，只在隆福寺庙会的洋画儿摊上，买到一全套“三拚动物”。这种洋画，共数十张，每张分画头、身、尾三个部分，可随意拼成奇形怪状的动物形象。例如：一张是“马尾”、一张是“龙身”、一张是“牛头”，衔接之处，尺寸吻合，拼起来形成一兽，奇而有趣。一九四八年后，烟卷盒内，洋画虽减，而儿童集洋画之风未减。新中国成立

后，我记得在五十年代前半期，还有彩色的“洋画”画页，整版印行，整张出售。每一大张分四十小张，或六十小张。买来一张、可以化整为零。画面多以人物为主，除《杨家将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七侠五义》等小说人物外，还有连环画式的故事性题材，如“武松打虎”、“岳飞枪挑小梁王”等。更有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画页，如“赵一曼”、“黄继光”等，尤其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。我的儿女们，似乎也受到我的熏陶，把买来的“洋画”剪下来夹嵌在白纸册上，时时展玩。他们和他们的同学，似乎都是从艺术兴趣出发，从不敲搨“洋画”以赌输赢，而是形成了以“集洋画”为乐趣，从而获得丰富知识的艺术活动。

烟 壶

随着京剧在北京的形成，京剧演员也或多或少地养成了北京人的生活习惯。三百年前，北京人普遍地喜闻鼻烟，既简且洁，故京剧演员嗜之者众。

鼻烟的成分，是把烟叶晒干，用磨碾成细粉，再用茉莉、木樨、欧朴等熏窨而呈香味。轻拈微抹，其味芳冽，闻之神怡。不宜重嗅，切忌狂吸。鼻烟最名贵者为“大金花”、“小金花”，据说，欧洲某国的商轮，满载烟叶，沉于海港，若干年后，打捞上来，烟叶已糜为齑粉，但是经过自然界的化学融滤，挥发出“酸”、“甜”、“糊”、“豆”、“膻”五种异味。味淡而永，闻者珍之，竞相购求。由于偶然的自然合成，非人工所能泡制，物稀为贵，名重一时。古玩商百计搜罗，垄断居奇，售以金价，名为“大金花”。有些牟利的商人，仿制膺品，一时虽能乱真，而味不耐久，贬之为“小金花”。另外还有戒烟戒酒的“理门”中人，以薄荷叶、金银花叶加烟叶，碾磨成粉，其色浓绿，嗅之清凉而无香气；因讳于戒烟，则称之为

“万花露”而不曰“鼻烟”。

装鼻烟的器皿，叫“鼻烟壶”，简称“烟壶”。最大者限于五寸，一般三四寸不等，携带灵便，可以随时把玩，炫耀于众。喜闻鼻烟的人，爱屋及乌，癖烟壶者更多。百余年来，鼻烟壶已成为一种流动欣赏、随身展览的艺术瓷品。京剧演员，在后台演戏之余，宴会酒酣之后，茶肆闲话之顷，总喜欢把自己搜罗到的珍贵烟壶出以示人，津津乐道、滔滔不绝地说出壶的艺术、壶的来历，语非惊人而语中有物，事非传奇而事颇涉趣。在当时物质文明还不甚发达的情况下，作为陶冶性情，增强美学观点；开拓思想，锻炼审美能力，而又能携带方便的烟壶，不只京剧演员癖好者众，而且，上自统治集团中的皇帝、王公、贵族、大臣，下至豪商巨贾、劳动群众、市井小贩、江湖艺人，或因闻烟而转癖烟壶，或因癖壶而渐习闻烟者，亦颇多。

烟壶的来源，一部分出于官窑，一部分出于民窑，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。烟壶的市场，由古玩铺到杂货摊，新旧杂陈，辗转出售。

烟壶的种类很多，有“料壶”、“瓷壶”、“翡翠壶”、“玛瑙壶”、“水晶壶”、“玻璃壶”。“料壶”以料真形巧为贵；“翡翠壶”以“浑身菠菜绿”或“壶盖翡翠而壶身翠”为贵；“玛瑙壶”以相质巧做为贵；“水晶壶”以清透为贵；“玻璃壶”以里画为贵。“瓷壶”则是孕藏烟壶艺术最丰富的一大类。一般喜爱烟壶的人，都以广藏“瓷壶”而自豪，京剧演员尤甚。

瓷壶的形式，分为“爆铳筒”、“美人肩”、“玉壶春”、“悖悖凳”、“咂壶式”、“樽罐式”。质分“平瓷”、“反瓷”、“刻瓷”、“雕瓷”、“香瓷”。彩分“色釉”、“五彩”、“青花白地”、“青花白地夹紫”、“青花白地夹紫变绿”、“画珐琅”。“平瓷”是在洁白的瓷面上，画出各种艺术构图。“反瓷”是以粗糙的瓷里为面，画出五彩戏出，此种佳品不多，我曾见过一只“反瓷”的《绒花计》。“刻瓷”是在“平瓷”上刻出山水花鸟。“雕瓷”是在瓷面上雕出凸凹有致的斑斓图像，我曾见过一只“十八罗汉”和一只“海八怪”。“香瓷”是在泥浆胎骨中加烘沉香，始散发香味；然必须略磨底足，露出胎骨，香气始能散出。“画珐琅”是仿珐琅图案，纯用彩色画成，并不是范铜为质，嵌以铜丝花纹，空洞处再杂填彩釉。“色釉”是一色彩釉，在瓷壶中不算上品。“五彩”是在平瓷上工笔重彩，画出构图；历代官窑，制作最精，民窑望尘莫及。从康熙年间，就传有康窑五彩珍品，金少山曾得其一。而雍正窑的“开片”戏出，更为稀世之品，谭鑫培曾藏其二。道光窑的五彩“满汉斗”，画面是一个满装丽姝和一个汉装美女，各弹琵琶，神态安闲，而眼角微逗，眉峰略耸，流露出斗技争胜的意境，所以叫“满汉斗”，名丑杨鸣玉曾得之。“青花白地”是在洁白的平瓷上，纯用蓝色作画。“青花白地夹紫”则于蓝色之中，加以紫色，衬映为图。“青花白地夹紫变绿”是蓝、紫两色入窑后，偶然融合，呈现出斑驳的绿色，可遇而不